

《花城》首发

纪念珍藏版

# 裸露的亡灵

夏商著



南方出版传媒  
花城出版社

《花城》首发 纪念珍藏版

# 裸露的亡灵

夏商著

SPM

南方出版传媒  
花城出版社

中国·广州

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裸露的亡灵 / 夏商著. — 广州 : 花城出版社,  
2017. 5

（《花城》首发）

ISBN 978-7-5360-8328-8

I. ①裸… II. ①夏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 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7)第088826号

出版人：詹秀敏  
策划编辑：林宋瑜  
责任编辑：揭莉琳 刘玮婷  
技术编辑：薛伟民 凌春梅  
封面设计：刘红刚

---

书 名	裸露的亡灵 LUOLU DE WANGLING
出版发行	花城出版社 (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)
经 销	全国新华书店
印 刷	恒美印务(广州)有限公司 (广州南沙经济技术开发区环市大道南路334号)
开 本	880毫米×1230毫米 32开
印 张	7.5 2插页
字 数	130,000字
版 次	2017年5月第1版 2017年5月第1次印刷
定 价	38.00元

---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，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购书热线：020-37604658 37602954



#### 作者简介

夏商，小说家。1969年12月生于上海。著有长篇小说《东岸纪事》《标本师》《乞儿流浪记》《裸露的亡灵》及四卷本文集《夏商自选集》。



创作《裸露的亡灵》时期的小说家夏商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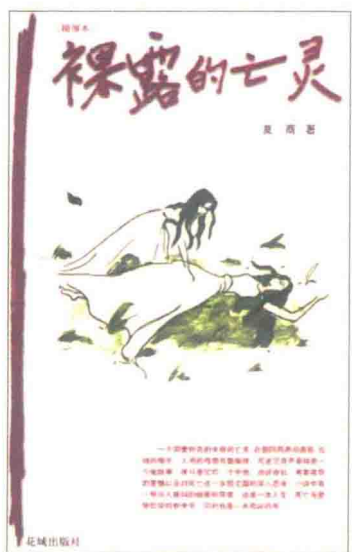


试读结束：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：[www.ertongbook.com](http://www.ertongbook.com)





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版 (2009年)



花城出版社版 (2001年)

这偶尔显现的一角，令世界陷入迷失。

——题记



# 目 录

Contents

- 阳光挂在樟树叶上。草地上的美人 / 1
- 月下，许多身影向安波聚拢 / 6
- 黑色八音盒、梧桐大街和撕开的录像带 / 12
- 耳朵里的旁观者 / 15
- 教练为自己开脱 / 17
- 市长的到来惊动了医院 / 21
- 摇晃的房间。摄像机的主题 / 26
- 现在，少华挂上了电话 / 30
- 发黄的照片与回忆 / 34
- 私家大宅的不速之客 / 39
- 声音制造者的爱恋 / 43
- 多次的诞生和小径分岔的花园 / 49
- 两个女孩和电视收视率 / 53
- 时间在每一分钟上开花或者枯死 / 58

- 黑暗中的窥视 / 63
- 心碎的人走在梧桐大街上 / 68
- 爱情与后嗣 / 73
- 美艳的死神和野地里的秘密 / 78
- 一只硬壳虫被弹出了窗外 / 85
- 匡小慈的预感 / 92
- 净水一样的绿萝卜让他打了个寒噤 / 100
- 颗粒无收的农夫 / 106
- 冰凉细蛇般的冷意 / 110
- 少华你弄痛了我的腰 / 116
- 只有彻底地遗忘才能获得新生 / 120
- 蜡烛的泪滴 / 125
- 一个窈窕的身影在放大的门隙中出现 / 132
- 伊人影楼附近的车祸 / 138
- 欲说还休的小说 / 146
- 使一个人消失的方法 / 153
- 市长无法说服自己的女儿 / 162
- 她是星空和尚的女儿 / 167
- 窗玻璃上爬满了硬壳虫 / 172

没有人会去回忆，它只是不约而至 / 178

墓碑前抖落的隐情 / 183

容先生与担架工杨叉 / 189

彩虹主宰着所有人的人生 / 194

## 附录

我心中真正的祖国，是母语（朱燕玲） / 199

——首发责任编辑手记

悲剧的幻灭（阎晶明） / 205

如何用一本小说来探究死亡（夏商 林舟） / 213

## 阳光挂在樟树叶上。草地上的美人

从此处一直往前走，大约四分钟，街道的尽头以一堵墙的形状将你拒绝。城堡式的庭院错落在幽暗的黄昏里。退出街道，是一条更宽更长的街道。更宽更长的街道外，是一条还要宽还要长的街道，它们像彼此放大或缩小的水泥带子存在于稀疏的脚步声中，有人摔了一跤。

昏睡街道阒无声迹，呻吟的跌倒者扶住墙壁，摔跤擦破了手掌上的一块皮，她感觉到自己出血了，把手放在嘴边，舌头舔一下伤处，将脏兮兮的细泥吐掉，拐进了曲折的街道。

这是一家医院，漆黑的夜里，她消失了。第二天早上，有人发现她躺在草地上，手上的伤处已不再出血。她长着精致的五官，肮脏使她的美貌大打折扣。晨起锻炼的病人走过来，围在草地上的美人旁边。过了一会儿，医护人员也来了，和病人们一样，他们并不认识草地上的美人。她发梢上有水珠和草叶，穿着白色的宽大裙子，倒下的姿势如同仰泳。这时阳光已挂在一片樟树叶上，少华在五楼走廊上出现了，凭栏相望，他看见了草地上的这一幕，下了楼。

少华经过回廊时，侧身朝地盂吐出醒后的第一口痰，他看见草地上的人群漏出了一条缝隙，一老一少两名担架工朝自己站着的方向走来。

“真倒霉，一大清早就要搬死人。”年轻的担架工道。

“人死难道还要分时辰？”年长的担架工用训斥的口吻道。

少华没听见这些对话，用目光迎接着正在靠近的担架。

“凭什么让我来搬死人？凭什么我干这差事？”年轻的担架工道。

“这差事多好，让人知道该怎么好好去活。”年长的担架工道。

“恶心，”年轻的担架工道，“除了恶心什么也没有。”

“人就是一件衣裳，用完了扔掉。”

“那活着还有什么意义?”

“人活着就是用来证明时间，世上任何东西都只有一个意义，就是证明时间的存在。你看这姑娘不过活了二十多岁，可就能证明世上曾有过这二十多年。”

“那样的话，只要有一个跟她年龄相同的人活过就行了，何必要有那么多人存在?”

“时间是个贪婪的加法，需要很多很多陪葬品。”

“照你这样说，人岂不是很可怜?”

“所以活着的时候更要好好过。”

两个担架工从少华身边走了过去，少华看清了担架上头发零乱的美人。她已经死了。少华跟在担架工后面，门廊敞开着，后院栽满了枝秆纤细的向日葵，黄色的花瓣烘托着圆形花盘，像一个个大头少年夹道而立。笔直的小径终点，是一座孤单的灰色小楼，担架工正往那里去。少华心里很不舒服，一大早遇上这种事的确是有点晦气。少华嗅到了向日葵散发出来的淡淡苦味，心想该回病房去了。他抬腕看了看表，吃早餐的时间刚过。他反身踏上台阶，回到楼上的病房。

早餐一如既往，单调、乏味却可以维持营养的均衡。少华三下两下就把两个馒头、一碗菜粥外加一块煎蛋吃完了。他拿起了晨报，外部世界每时每刻都在发生各种规范或规范



外的事件。他对这一切并不感兴趣，不过他还是知道美国刚换了总统，知道中东格局发生了巨变，知道金三角的大毒枭已被击毙，知道好莱坞层出不穷的桃色新闻，想到自己知道的还真不少呢，就咽下了最后一片蛋皮，似笑非笑地动了动嘴角。

晨报头版，比较显眼的消息是一种叫“我爱你”的病毒大肆侵入电脑，使全球金融信息业损失惨重。少华把报纸翻到社会综合版，一则寻人启事使他一愣：“安波，女，26岁，身高1.67米，波浪形卷发，脸廓瘦长，大眼睛，右眉间有一痣，爱穿宽大衣裙。知其下落者，请拨打电话6974526，联系人楼夷。面酬。”

启事旁还附有肖像——一张五官秀丽的女人面孔。

少华之所以惊奇，是因为报纸上的肖像并非别人，而像是方才担架上的那个美人。少华是个漠不关心的人，他的注意力对外界很麻木。可这一次有点不同，人终归是要有一点好奇心的，少华忽然觉得有必要探究一下这件事。他的这个决定可说是人之常情，也可说是对世事的冷漠并不彻底，于是在这一瞬间，人潜在的猎奇本能被唤醒了。

少华站起来，走到窗边。落地的长帷幔遮住了一部分摇晃的阳光，少华的眼睛眯了起来，从这里望出去，可以看见那

座著名的电视塔。少华望了一会儿，或者，只是站了一会儿。早餐令肚子胀鼓鼓的，他需要消化一下。他眉头紧锁的样子像是在下定决心，他好久没能为一件与自己无关的事情来一次哪怕是小小的冲动了，这确实是一次例外，他转过身迈出了病房。

少华下了楼，从敞开的门廊进入后院，夹道而立的向日葵延伸出一条两米宽的小径，少华知道那个美人就在那栋孤独的灰色小楼里。他脚步迟疑了一下，接下来便不再犹豫，走进了楼中。沙子般的灯光弥漫在充满腐败气味的房子里，少华的胸膛不适应地阻塞起来，目光也很不适应。室内虽然有灯，仍显得昏暗。他辨认了一下，几具遗体被随意搁置着，他禁不住回抽了一口冷气，在他脚下，正是那个香消玉殒的美人。少华蹲了下来，仰卧在担架上的美人是那么年轻，她零乱的波浪形卷发盖住了瘦长的脸廓，使少华看不真切，而要证实她是否晨报启事上所寻的那个女人，只须轻轻撩开她的头发，看看右眉间是否有那颗痣。少华的手慢慢抬起来，指尖伸向美人的额头，把她的头发从面门分离开来，他看见了那颗隐在右眉间的痣。他想就是她了，尝试着又去撩了一下美人的发梢，手掌上有一种奇怪的飘逝感。少华忽然害怕起来，觉得手里的接触一丝分量也没有，面前只是一个画在

纸上的人，顿时魂飞魄散，跳起来朝外跑。他像被一阵风刮出了小屋，恐怖使脸上的每一块肌肉夸张地聚在一起。许多人听到了少华的大声尖叫，然后看见他抱着头冲出了门廊。他确实被吓坏了。

## 月下，许多身影向安波聚拢

走在黑夜里的安波步伐踉跄，愤怒与哀怨这两挂铁镣使她双足几乎承担不起行走时的重量。她捂住胸口，大口喘息，身心虚弱到了极点。从邝亚滴家奔出来，她觉得自己的人生特别虚无，似乎已没有活下去的勇气了。在一盏街灯下，她被一阵晕眩击中，慢慢靠着水泥柱瘫下来，眼泪把她目光里的世界变成了模糊背景，她开始掩面抽泣。

泪水很不均匀地在她脸庞滑动，这种伤心的液体篡改着人的面貌，使她的美丽在掌心中迅速破碎，口红和眼影不可收拾地漫漶一片。哭泣使她变成了面目全非的丑八怪，可一向注重容颜的她顾不上这些了。

跌跌撞撞行走在街道上的安波拐了个弯，她终于接近了医院，开始行走在另一条街道上，她摔了一跤，阒无人迹的四周只有几盏浅睡的街灯在淡淡微笑。安波的手掌蹭破了一